

斋月在土耳其 (2)：锡瓦斯，卡帕多西亚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0-05-24
14:31

离开特拉布宗之后前往锡瓦斯Sivas，天气很好，或者说我记得天气很好，打算路边招手搭车，但似乎找不对地方，连走哪条路都没想好，先沿着海岸公路朝西或者直接向南穿越海岸山脉进入安纳托利亚高原，在路边耗费了些时间就折返回车站买大巴车票了。斋月也是土耳其人出行的高峰，很多身在外地的人选择回家把斋，之后还有更盛大的开斋节，而且还赶上了学生放暑假，车站里聚满了放假回家的学生，所以很多车站车票都卖完了，更不用说我这种临时过来买车票的。

一个土耳其人过来帮我问，最后拆成了两段，先到安纳托利亚东部埃尔祖鲁姆Erzurum，然后从那里坐车到锡瓦斯，绕了远路。车都已经开出去了，打电话说让等等我，出了门上车，并没有多少人，然后在其中一站停下来之后，突然涌上来放假的学生们，瞬间坐满了，一些学生要一路坐到安卡拉或者更西边，要在大巴上过夜了。

车开不远就进入山地，然后是连续的盘山公路开始翻山，从山的南坡进入安纳托利亚高原之后，植被就矮了下来，郁郁葱葱变成了黄绿相间的草色，阔大而崎岖的高原延展开来，视线偶尔可以回望很远，间或看到高山上还未融化也可能终年都在的雪顶。

气温开始升高，到了埃尔祖鲁姆感觉已如盛夏，车站是市郊，车流量稀少，继续放弃搭车的想法，买了车票等车到锡瓦斯，候车室里坐满了放假回家的学生，一些包着黑头巾，到锡瓦斯还有四五小时的路程，路上还陆陆续续上来了一些学生和其他乘客，虽是高原，但依然有不少起伏的山脉。

天黑之前到了锡瓦斯，走路去找奥玛Omer家（和特拉布宗的朋友一样也叫奥玛，穆斯林男性的名字好像总在先知，伊玛目和哈里发或者著名苏丹之间转圈），锡瓦斯城市不算大，可看的東西不多，很少有游客特意停留，多半是路过，奥玛问我来这里干嘛，还呆两天，我说反正我时间多，闲着也是闲着，而且我大概能知道到了游客常去的卡帕多西亚，伊兹密尔会是一怎样，反倒乐意在没有什么游客的地方呆着。

天色暗下来之后，封斋也结束，外边瞬间热闹了起来，行人穿梭于路口，餐厅和茶馆坐满了顾客，喝茶的桌子摆到了路边，奥玛带我去吃饭，知道我穷，要省钱，带我去吃1欧元就能买到的Doner（土耳其烤肉卷饼），土耳其移民把这种类似麦当劳的小亚细亚快餐带到了欧洲，尤其是德国，一个人在那边穷游的时候也常常买来果腹，便宜又好吃，和falafel三明治一样，赶路背包客的食粮，当然在土耳其还可以一边喝咸酸奶Ayr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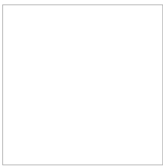
想起来我在加拿大打过工的一个中国人开的希腊快餐连锁店也卖Doner

Kebab（希腊语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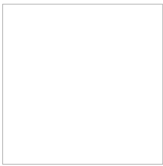
Gyro) ,6刀或7刀一个，感觉土耳其除了车票和门票之外，物价都低，难怪欧洲人一放假就过来，游客之外，还有的买了度假的房子过来短居，安塔利亚住着不少俄国人，费特希耶有很多英国人，今年的夏天呢？海边怕是要不一样了。

奥玛带我稍微逛了逛，又和我说明天可以去哪里参观，他还要复习考试，他大学已经读了五年了，要申请出国，说想去澳大利亚，冲着移民去的，已经潜心研究比较了各国移民政策，就澳洲最好了，我说祝你好运吧，那里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奥玛是个很好的人，待我很热情，给我吃的喝的各种水果，聊天也有趣，不谈政治不说宗教，不知为何偏偏想跑出去不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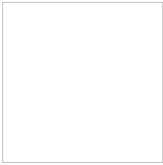
我第二天先去了锡瓦斯的考古博物馆，本地人不来，游客也没有，所以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里边，1071年Manzikert战役，拜占庭败给塞尔柱突厥，皇帝被俘虏，安纳托利亚逐渐落入到突厥人的控制中，基督世界的危机很快让西方的拉丁基督徒们在1096年组织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短暂的塞尔柱突厥帝国在锡瓦斯留下了一些今天还能看到的建筑，主要是几座经学院medrese，比如Çifte Minare Medrese, Bürüciye 和 Şifaiye Medrese，三个经学院就在市中心广场，Çifte Minare (双塔)经学院如今徒留两座塔和前门部分，另外两个经学院像如今很多遗产再利用一样成了喝茶休憩地方，庭廊周围的原来用作讲经上课的地方也变成了一家店铺。



左边Çifte Minare Medrese，右边Şifaiye Medrese



Bürüciye Medrese



Şifaiye Medrese院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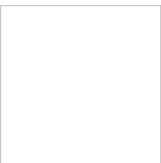
短暂的很快就四分五裂的塞尔柱突厥帝国在从兴都库什山脉到小亚细亚半岛的伊斯兰世界留下了不少经学院和商队驿站，之后或者被挥戈西进蒙古人摧毁，或者湮没塌毁于历史的尘埃中。

Çifte Minare 经学院残存的双塔还能看到一点塞尔柱时期建筑风格，砖砌，绿松石色瓷片，这些元素反而在今天的伊朗更常见，波斯化的塞尔柱突厥人将伊斯兰宗教向西推进到小亚细亚，之后继承这份宗教政治遗产又攻下君士坦丁堡灭亡拜占庭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所建造的清真寺（以大建筑师锡南为代表）重用石料，颜色尚白，整体更简洁，不繁复，敞厅（iwan）的穆喀纳斯穹顶（muqarnas）也相对克制，但圆顶更大更扁，类似圣索菲亚大教堂，而在东部，奥斯曼帝国的敌人萨法维王朝则继续保留了很多塞尔柱突厥特色，比如四敞厅设计，而奥斯曼人则开始建造他们自己更喜欢的大圆顶的封闭式清真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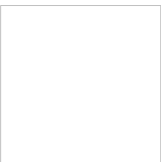
从Şifaiye Medrese的iwan看对面的Çifte Minare Medrese

锡瓦斯的大清真寺（Ulu Cami）也是突厥人（非塞尔柱突厥，Danishmend）建造的，是更早期伊斯兰清真寺形式，没有圆顶的柱厅式，只不过是完全封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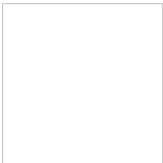
大清真寺

五月天气变幻很快，一阵艳阳曝晒之后黑云飘过来下起阵雨，夹带着小冰雹砸下来，路上的人躲到商店屋檐下，广场上的人躲到清真寺，躲到经学院的敞厅下，以为会很快放晴，并没有，我看见几个躲雨的年轻人站在如今只残留一个正面的Çifte Minare 经学院门口下边，仰头不知道是看天，还是看那些繁密精妙的用石头雕刻的穆喀纳斯。



非要我给他们拍照的两个土耳其人，他们下边是一个土耳其澡堂hammam遗址

知道我第二天准备搭车去格雷梅（Goreme，卡帕多西亚），奥玛帮我找用来写搭车目的地的纸板，家里没有，又说我朋友那里有个纸箱可以用，我问过他了，我忙说不用，我在路边都能捡到，他说没事，拉着就出门找他朋友去了，他朋友也是今年要毕业的学生，我们出门的时候已经夜里十一点，递给我纸箱之后，又被奥玛拉着一起去喝茶，他说还在复习考试呢，奥玛说还是得喝茶，就走到一个小胡同里边一个茶馆外边坐了下来，屋里都是抽水烟和打牌的土耳其人，不管有没有斋戒吧，夜晚还是要过得热闹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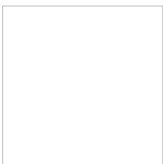


搭车去卡帕多西亚的道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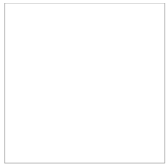
第二天和奥玛告别之后，我往公路上走，路上也有其他搭车的土耳其人，看样子像是要回家的外地学生。找了地方开始等，比想象中得久了点，然后被一对叔侄捡了，上车之后听说我是中国人，他们说他们有一个台湾朋友，在南部的梅尔辛Mersin，还拨了她的电话，让我和她通话，不知道在土耳其工作或者旅行的有多少台湾人，我自己就遇到几个。进土耳其之前在亚美尼亚和一个台湾女生一起旅行了一段，她说她30天的土耳其签证到期了，跑出来visa run，然后再回去土耳其。是啊，土耳其这样的国家一个月怎么够呢，要是我有时间，我也愿意一个月一个月地跑回去，好过自己匆匆到此一游，东部南部，还有欧洲部分都没有去过。

中途他们请我一起吃午饭，面包和豆子汤，好像对于土耳其人来说，没有面包一顿饭是不完整的，在Bursa，我和一个台湾朋友在一个土耳其人家里一起做饭，当然做了米饭，在场还有一个韩国留学生，几个东亚人捧着米饭说啊回家的感觉，然后土耳其人问，面包呢？怎么没有主食么？

一直在高原平地上行驶，进入卡帕多西亚之后地形一下子就变了，各种风化水蚀的地貌，山岩丘陵间耸立着一棵一棵高矮大小不一的石柱，司机他们不顺路，还开车带着我在格雷梅稍微转了下才放我下来。到了安托利亚腹地，中午天气酷热，已经刚下过雨，湿度也大，走几步就一身汗了，这边的居民还有之后的传教士基督徒打通石柱或者岩壁在里边建屋建教堂，除了就地取材之外不知道是不是贪图凉快。



卡帕多西亚地貌



格雷梅是土耳其必游的景点了，镇子上基本都是为了旅游业发展出来的住宿和餐饮，看到了老四川，老北京餐馆，还有中文写的正宗韩国料理，以及一车一车的中国团客，我在格雷梅外边的Nevşehir住了一晚，然后又在格雷梅的一个岩洞青旅住了一晚，确实凉丝丝的，但也潮湿，难为那些山洞里依然保存下来的基督教壁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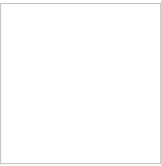
在Nevşehir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阿里的老人，人很好，但加了WhatsApp之后爱给我发一些《古兰经》里的篇章，要给我传教，我遇到的不少基督教传教的，伊斯兰教倒是头一次，我对伊斯兰教所知甚少，真的有兴趣的地方可能也只是神学和哲学的关系，其实还是喜欢看一些形而上学的东西，这和什么宗教没关系，伊斯兰早期的大哲学家和神学家们，法拉比，伊本·西那（阿维森纳），安萨里也都在频繁地使用（即使是反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古希腊哲学经过阿拉伯的百年翻译运动后来又回到西方开始反哺中世纪欧洲到文艺复兴。经验主义是好，世界就是我们感知的样子很对，但这里很难找到思辨的乐趣，顺着感官或者感情的涡流旋转久了要么苦恼自己要么怀疑自己，上帝存在不存在的问题对我来说要远远小于上帝需不需要存在，如阿维森纳所说，上帝是必须存在的（关于本质和存在的关系），不然每个本质上只是可能存在（contingency）的我们就不会存在了，我没有因此而堕入虚无主义，反观一个渺小的自己的偶然性倒更愿意让我一步一步在此世走下去，事实上我也正是如此在做，或者用不信教的犹太人以赛亚·伯林的说法，他引用自己热爱的赫尔岑，“在你唱一支歌以前，它在哪里？真的，在哪儿呢？答案是‘哪儿也不在’”——是唱歌和作曲的行为使这支歌得以产生。因此，生命也一样，是由那些活着的人自己一步一步活出来的。”

在中东这带诞生了三大宗教（还是一神教）的地方行走，一个无神论信仰的中国人免不了屡次被问到，为什么？！没有宗教更具体的说没有上帝怎么可以呢？我问过朋友，那些穆斯林在清真寺祈祷的时候在祈祷什么呢？他半是开玩笑的说，还能有什么，也就是钱和性呗。我说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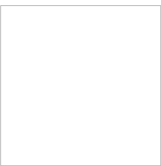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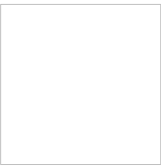
我刚到格鲁吉亚的时候，从火车站出来碰见两个美国人，我以为是游客，他们说不是，旅行只是顺便的，他们来自科罗拉多州，其中一个说，他在美国的时候有天从健身房回来生了场不明所以的病，在梦中他梦到上帝让他去一个地方，第二天查谷歌地图是在阿塞拜疆南部，然后他没有机票钱，但第二天他接到他奶奶的电话，说有一张支票给他，他发现刚好够他旅行的钱，所以他就和朋友过来了，他们到了阿塞拜疆那个地方，然后在那里跪下来祈祷，他的病已经全好了，感谢上帝。我说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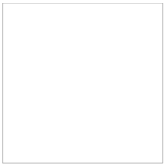
在格雷梅呆了两天，因为旅游业很多来此做生意都是外地人，比如开餐馆的中国人，我住的青旅老板是一个哥伦比亚人，打工的有阿富汗难民，我在这些受过自然侵蚀如今又倍受人类珍惜的山岩之

间的小路随便走了走，又伸手搭车到外边不远另一个同样地貌的的镇子，游客少了些，因为还在斋月，本地人除了在外边喝茶的，并不多见，又进去一个拜占庭时期从山体里开凿出来的教堂看了，黑乎乎的像进了一个墓穴，也看不清已经残破的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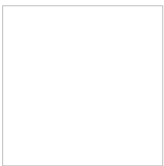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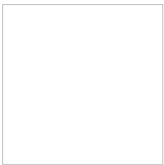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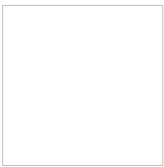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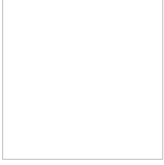


第二天一大早和青旅认识的一个捷克人抹黑起床去看热气球，坐热气球自然是没钱也没兴趣，听说他们在上边很浪漫，我在下边也很好，不用挂念！





有一只流浪狗从刚出门就跟着我们一起过来看热气球了，一起呆了好久



最后还是去当它的单身狗了

可是土耳其怎么会少了猫呢，还是小猫咪！

